



川普總統視察海倫颶風災區發表談話

川普總統在視察颶風海琳災區時的講話

私人住宅

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

(2025年1月24日)

美東時間下午12:39

總統：非常感謝你，富蘭克林。謝謝你。你是個好人，做得非常出色，真是太棒了。

我們來到北卡羅來納州，是為了向這個地區所有遭受颶風海琳重創的居民傳達一個簡單的信息：**你們不會再被遺忘了。你們曾被前任政府冷落，而現在，我剛上任幾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也會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你們知道，那裡也受到了嚴重打擊。我認為，如果當地妥善管理了豐富的水資源，很多損失是可以避免的，但他們卻沒能好好利用。

本來，我們是計劃直接前往加州，但我說：「等一下，北卡羅來納呢？」

他們問：「怎麼了？」

我說：「我必須先去北卡羅來納。我一定要先到那裡。」

於是我們臨時改變行程來到這裡，這讓我感到非常欣慰。你們有一些了不起的代表，幾位傑出的國會議員今天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會和他們並肩合作。

共和黨主席邁克爾·沃特利（Michael Whatley）也在場，他與拉拉·川普（Lara Trump）一起，帶領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正如媒體所說，這是129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總統選舉之一，不管129年意味著什麼。

無論如何，那是一場偉大的選舉，我們贏下了你們的州。我們贏了三次大選，也贏了三次初選。所以，算起來我們總共贏了六次，對吧，國會議員？

北卡羅來納是個偉大的地方，我真的想在去其他地方之前，先來到這裡。

在競選期間，我曾承諾會回到北卡羅來納州西部，幫助這裡的人民。今天，我來兌現這個承諾。我們有許多計劃，並且已經讓美國陸軍工兵部隊準備就緒。你們需要修復河堤，需要修好許多道路，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我已經指示蘇茜·威爾斯（Susie Wiles）和我的團隊立刻聯繫工兵部隊，讓他們做好準備。我不明白為什麼前任政府要拖那麼久。

但請記住，我上任才幾天，我們只能從一兩天前開始行動。儘管如此，邁克爾，我們在這幾天裡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

我向你們保證，我們會提供你們所需的資源和應得的支持，在重建的每一步都與你們同在。沒有人會被拋下。我剛剛見到的居民都非常了不起。那座房子的主人，很快就會看到房子變得美麗。也許，如果富蘭克林決定，乾脆把它拆了再蓋一座新房子，因為對他來說，這有時甚至更容易。但無論如何，我們一定會照顧好這裡的居民。

我還要感謝我們偉大的第一夫人，她今天也來了。她非常想來這裡，她說：「不，我一定要去。」她看到了這裡發生的情況，感到非常難過，所以她堅持要來。我們稍後會一起前往洛杉磯，但她堅持先來北卡羅來納，因為她和我一樣，對這個州懷有深厚的情感。

我要特別感謝一位了不起的人，富蘭克林·葛培理（Franklin Graham）。他的父親，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我曾和我的父親一起去洋基體育場（Yankee Stadium）聽他佈道。他真是一位偉大的傳道人。我可以告訴你，富蘭克林，你繼承了絕佳的基因。

我相信，你的父親此刻一定在天上看著你，對你說：「我為你感到驕傲，孩子。」因為富蘭克林通過「撒瑪利亞人錢包」（Samaritan's Purse）所做的一切，真的令人欽佩。昨天我才聽說，「撒瑪利亞人錢包」在這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卻讓你們陷入困境，這是我們必須改變的。我們對FEMA目前的表現不滿意。

這裡還有幾位你們的出色代表。查克·愛德華茲（Chuck Edwards）也在現場，查克，你在哪裡？

參與者： 在這裡。

總統： 查克在哪裡？查克？

提姆·摩爾（Tim Moore）。提姆——謝謝你，提姆。你們兩位都做得很棒。

弗吉尼亞·福克斯（Virginia Foxx），她可是個實力派人物。千萬別讓她成為你的敵人，那可不是好事（笑聲）。那對健康可不好。

帕特·哈里根（Pat Harrigan）。做得好，帕特。

艾迪森·麥克道爾（Addison McDowell）。他們剛上任不久，但已經做得非常出色。艾迪森，非常感謝你，幹得好。

馬克·哈里斯（Mark Harris）。謝謝你，馬克。

布拉德·諾特（Brad Knott）。謝謝你，布拉德。

格雷格·墨菲（Greg Murphy），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認識很久了，對吧？

墨菲眾議員： 是的，總統先生。

總統：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主席邁克爾·沃特利（Michael Whatley）也在這裡，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和拉拉·川普（Lara Trump）一起帶領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整個共和黨……我之所以選擇從北卡羅來納州將邁克爾·沃特利提拔為全國主席，是因為他在北卡做得最好。而他和拉拉共同帶領的團隊表現無與倫比。

去年九月，颶風海琳成為美國近代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災害之一。降雨量超過30英寸，帶來了毀滅性的洪水和災難，重創了北卡羅來納州西部以及其他多個州，但你們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

美國政府最崇高的責任和最深刻的義務就是保護人民，尤其是在這樣的緊急時刻。不幸的是，**政府讓你們失望了，但那不是川普政府，而是拜登政府的錯。*這是一個可怕的情況。拜登政府在這場災難中辜負了北卡羅來納州人民。

風災過後，阿什維爾（Asheville）有兩個月沒有自來水。即使到了今天，仍有一些北卡居民無法洗熱水澡，無法喝上乾淨的水。他們不知道去哪裡取水，只能四處尋找，或者靠人送水來維生。

距離風暴登陸已經四個月，但仍有180條道路被封鎖或損毀無法通行。而就在本月初，拜登政府居然將2,000名北卡災民從臨時安置所中趕出來，讓他們在零下20華氏度（約-6攝氏度）的嚴寒中無家可歸——我真不明白他們是怎麼做出這種事的，那時天氣那麼冷！與此同時，政府卻為來自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提供庇護和住房。

****但是在川普政府下，背叛和冷漠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是的，結束了！**

正如我在就職演說中所說，我們將重建美國政府的誠信、能力和對人民的忠誠。我在就職演說中提到的許多話，心裡想的就是你們北卡羅來納州的人民。那些話，是對你們所遭受苦難的回應。

今天，我很高興地宣布：在我們的領導下，聯邦政府將向北卡羅來納州提供真正有效的住房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短期的旅館臨時安置。拜登政府讓這些短期安置草草結束，這簡直荒唐！

我們將調動一切可用資源，讓你們儘快恢復飲用水供應，大幅提升你們的水利設施和基礎建設的可靠性和穩定性。

此外，今天我還將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消除所有繁瑣的程序、官僚障礙和許可限制，確保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的道路能夠迅速重建。**我們會採用一種全新的審批方式，叫作：**「不需要審批，直接幹！」**這可是從前人們修路的方式——我保證！（眾人笑聲）

我們會讓這些道路迅速恢復通行。同時，我們將著手**徹底改革或重組FEMA（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因為FEMA無論在哪裡，表現都是一場災難。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幾個受這場惡劣風暴影響的家庭代表，他們將與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

克里斯和金·韋斯特（Chris and Kim West），請上前來。

拉莫娜·尼克斯（Ramona Nix）、賈姬·米切爾（Jackie Mitchell）、托馬斯·蓋瑞·布萊特（Thomas Gary Bright），以及**賴特一家（Wright family）**，請上台。

請你們說幾句話，讓大家了解你們的經歷。謝謝你們，非常感謝！

總統： 你好。

韋斯特夫人（Ms. West）： 嗨。

總統： 請進來吧。

韋斯特夫人：（笑）當洪水開始時，我們立刻把車開到路頂。就在我們剛把車移好時，屋內的水已經淹到腳踝了。我立刻抓起我的手提包和我的**小巴哥犬**，而我丈夫則帶上了狗糧，用垃圾袋裝著。等我們跑到車道時，水已經淹到腰了，水裡還漂著樹枝和雜物。

我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可能撐不過去了，但最後我們還是逃了出來，爬到了路頂上。不過，我們被困在那裡好幾個小時，因為四周全被洪水圍住，沒有任何退路。我們就那

樣坐了幾個小時。

最後，水位稍微退了些，我們終於可以離開。那時大約已經接近午夜，而洪水是在早上五、六點開始的。

我們失去了所有家當。連梳子都沒有，整整三天沒法打理自己。

總統： 謝謝你。請過來吧。

韋斯特夫人： 謝謝你。

韋斯特先生 (Mr. West)： 是的——

總統： 好的。

總統： 你也想說幾句嗎？抱著這位可愛的小寶寶？

賴特先生 (Mr. Wright)： 跟總統說聲「嗨」。

是這樣的，當颶風襲擊北卡羅來納州並摧毀了我們的家時，我、我的妻子和女兒剛好不在家。然而，我的父母當時在我們家中，和我們的寵物待在一起。

洪水水位迅速上漲，與此同時還有一場小型龍捲風或所謂的「微下擊暴流 (microburst)」來襲，結果將我父親的房子——也就是我從小長大的家——掀起，撞向了我們的穀倉。這場災難摧毀了我父親的事業，奪走了我們所有的農具、拖拉機，以及維持農場運作所需的一切設備。

我母親被困在房子裡，根本無法逃生，因為洪水已經淹得太深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屋裡硬撐，等待水位退下。

我們和保險公司以及FEMA（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一直在周旋。我們擁有齊全的保險，包括洪水保險和房屋保險，但正因為我們有完善的保險，FEMA就說無法提供更多幫助。

此外，我們在申請保險賠償時也遇到了許多問題，遲遲無法獲得賠付款。我們不得不在結構工程師來檢查之前，自己先支付高額費用來處理房屋的霉菌問題，這樣才能申請洪水保險理賠。但我覺得這樣的要求非常不合理。

總統： 保險公司有積極回應嗎？還是根本不理你們？

賴特先生： 沒什麼回應，真的.....

總統： 他們會給你該給的賠償嗎？ 嗯？

賴特先生： 我.....我只能希望如此。

總統： （未清晰聽見）

賴特先生： 我們可能還需要一些協助。我們已經聯繫了一位律師。

總統： 是哪家保險公司？

賴特先生： 北卡羅來納農業局保險公司（North Carolina Farm Bureau）。

總統： 你還有房貸，對吧？

賴特先生： 是的，有。

總統： 這太糟糕了。

總統： 是不是很多人也遇到了類似的保險問題？還是只有你們這家特別困難？

賴特先生： 我聽說過不少其他人的經歷，很多人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總統： 有聽說哪家保險公司反而處理得比較好嗎？

賴特先生： 有的。我甚至聽說過我們這家「農業局保險公司」在其他案例中處理得還不錯。可是，在我們的情況下，他們最初派來了一組第三方估損員，給出的估損報告金額比較合理，但保險公司最後解僱了那組估損員。

總統： 他被解僱了？

賴特先生： 是的，被炒魷魚了。然後他們又找來另一組第三方估損員，但這次卻故意給出遠低於實際損失的報價。

我們主要是依靠洪水保險，但房屋的屋頂也出現了漏水，這是估損員檢查後確認的結果。而屋頂漏水導致了二樓的生活區損壞，這部分根本不是洪水造成的，而是從上面漏下來的雨水造成的，但保險公司卻無視了這部分損失。

總統： 你母親最後安全嗎？

賴特先生： 是的，是的，她平安獲救了。

總統： （未清晰聽見）

賴特先生： 她就在這裡呢。

總統： 哦，那就好。你們撐過來了。

總統： 這經歷可不好受吧？

賴特先生： 是啊，太可怕了。

總統： 當時你有多害怕？

賴特太太（Ms. Wright）： 非常害怕。

總統： 你有想過自己可能撐不下去了嗎？

賴特太太： 有，真的有。

總統： 真的？

賴特太太： 是的，我只能不斷地祈禱。

總統： 當時你就像是坐在一艘船上——你的房子成了「船」，對嗎？

賴特太太： （笑）

賴特先生： 是啊，像一艘大筏子。

總統： 哇，這真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

總統： 你還想說點什麼嗎？

賴特先生： 當時我就在隔壁的房子裡，我兒子人在外地。他回到夏洛特（Charlotte）我妹妹家後，大約凌晨兩點打電話給我，因為到午夜時，水還在街道上沒退下去。

總統： 對。（聽不清）

賴特先生： 在——在河道內。所以，當他打電話來時，水位正在上漲。我大約在早上五點半開始轉移車輛。她還在屋內，我開車到台階前，對她說：「跳上擋泥板，我帶妳出去。」他在高架柱上建了一間沙灘屋——

總統： 是的。

賴特先生： 比洪水線高出五倍。

賴特太太說： 「他說我會沒事。」

總統： 是的。

賴特先生： 「所以我留下來陪狗。」

總統： 對。

賴特先生： 然後我就帶著一些車輛，包括她的車，撤到更高的地方，但水淹沒了一切。我看到水從房子兩側湧來，就抱起我那隻又盲又聾的狗，拿上一袋貴重物品，沿著房子後方的小山坡往上走。我本來打算去後面的墓地，因為那裡是開闊地區，但一路上有樹被連根拔起倒下——

總統： 對。

賴特先生： 大雨傾盆，場面一片混亂——

總統： 你以前從沒見過這樣的情景吧？

賴特先生： 從來沒有。我一輩子都在這片土地上經歷過洪水——

總統： 但從未像這次一樣吧？

賴特先生： 對，從來沒有。

總統： 但你們現在平安無事了，對嗎？

賴特先生： 是的。

總統： 好吧，過來一下。

賴特先生： 房子已經全毀了。

總統： 是啊，我們會幫助你們重建的。我們一定會幫你們。

賴特先生： 非常感謝您。

總統： 這就是我們來這裡的原因。

賴特先生： 感謝您親自來到這裡。

總統： 還有其他人嗎？你們都還好嗎？請說，請說。

布萊特先生： 那天早晨對我們來說從——我是個大個子——幾棵大樹倒在我們的房子上開始。我們的房子已經傳了四代，有80年歷史，以前從未遭遇過洪水。那天早上大約

四點半或五點，我們被倒下的樹砸醒了。

我們的房子距離馬路有0.3英里。我們這裡以前也有湖水氾濫，但從來沒像這次這麼嚴重。我們像大多數人一樣，盡可能把五輛車、割草機等搬到高處，但水還是淹進了屋內。

當水漫到腳踝時，我們躲進了閣樓。我把她安置在那裡，隨手抓了些看似重要的東西，完全是隨機挑的。可當水漲到閣樓、幾乎及腰時，我臨時搭了個小梯子，讓我們爬上屋頂，並在屋頂上待了四個小時。

我用手機在備忘錄裡給兩個孩子和兩個孫子寫了留言，還留了些能辨識我們身份的東西，以防我們沒能活下來。

總統： 你當時覺得你們還能撐下去嗎？

布萊特先生： 不，我們真的以為自己活不下來了。我們的房子被淹到25英尺深。

總統： 你真的覺得自己要死了嗎？

布萊特先生： 是的，我們眼看著房屋、拖車，甚至屍體順流飄過我們面前。我們住在東阿什維爾的杜鵑花路區奧廷社區。

米契爾女士： 我們親眼看著我們的車庫被水沖走了。

總統： 真的就這麼被水抬走了？

布萊特先生： 是的，直接被水抬起漂走了。

我們就這樣在屋頂上待了幾個小時，水最後在屋頂上退到大約四英尺。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等水退，再從泥濘中爬到更高的地方。我繞過去，最後到了她女兒家。當她看到我沒帶著她時，她崩潰了。但我告訴她：「她平安無事，還活著。」

後來我們試圖回到家裡，收集一些能帶走的東西。在那一帶，我們馬上就發現了一具屍體。頭兩周內，我們附近大約發現了八具遺體。我們很幸運，沒有成為其中之一，真的很感恩。

但和許多人一樣，我們沒有洪水保險，所以只能依靠FEMA。他們盡了力，但還是遠遠不夠。

總統： 我明白，真的，我明白。

布萊特先生： 是啊，是啊。

總統： 這種情況太瘋狂了。

布萊特先生： 確實，太瘋狂了。

總統： 那現在你們住在哪裡？

布萊特先生： 我們現在住在一輛露營車裡。我這麼高大，你們可以想像——（笑聲）——我在那種露營車裡根本睡不好。但我們真的很感激阿什維爾夢想中心給我們提供了這輛露營車——

總統： 你還有那塊土地嗎？

布萊特先生： 哦，還有。那是家族的土地。對，那塊土地現在看起來像海灘，都是沙子。

米切爾小姐： 是的。

布萊特先生： 不過——

總統： 那上面可以再建房子嗎？

布萊特先生： 可以。

總統： 你打算再建嗎？

布萊特先生： 打算。撒馬利亞之心（Samaritan's Purse）——我們正在與他們合作。我們正在與大家一起合作。我們——你知道，這是80年的歷史，四代人。

總統： 但是房子完全毀了？

布萊特先生： 不，房子還在。只是——

米切爾小姐： 他們——他們把房子拆到只剩下椽子。

布萊特先生： 是的，他們進來清理過，但裡面的東西完全被摧毀了。

不過，是的，這很艱難。我覺得我們現在在阿什維爾，這裡的人似乎忘了阿什維爾——

總統：（聽不清楚）

布萊特先生： 這裡一切都停滯了。

總統：（聽不清楚）

布萊特先生：是的。是的。謝謝，先生。非常感謝。

總統：我們會幫助你的。

布萊特先生：謝謝，傑基。

米切爾小姐：謝謝。

總統：謝謝。

米切爾小姐：謝謝。保重。

總統：謝謝。請

尼克斯女士：我是尼克斯牧師。我們的教堂就在這條路上。去年五月我們才買了這個教堂，這是一個大教堂。我們是一個小會眾。我有些人問我，“你打算怎麼處理這個大建築？”我說，“只有上帝知道。”我們舉行了奉獻儀式，結果隔週暴風雨來了。

人們的支援非常慷慨——我兒子帶來了第一批物資。從那時起，我在那裡待了大約三個月。我在地板上睡了大約三週，因為需求太大了，人們的情況非常艱難。

我說，“我想要在這裡幫助他們。”他們白天晚上都在進來，所以我真的不需要回家。

但我們有來自肯塔基州、田納西州、德州、印第安那州、俄克拉荷馬州——來自各地的人。我們沒有收到任何政府的幫助——沒有。可是我說，“主啊，如果你希望我們這樣做——”

總統：（聽不清楚）他們幫助了你嗎？

尼克斯女士：是人們。

總統：所以，他們來自全國各地——

尼克斯女士：來自全國各地。

布萊特先生：（聽不清楚）這就是——這就是原因。

總統：但是FEMA——FEMA沒做任何事，對吧？

尼克斯女士：沒錯。

布萊特先生：是的——是當地人。

總統：FEMA是浪費時間和金錢。

尼克斯女士：是當地人和那些認識我們的人。

在一週內，我們的教堂被物資塞滿，擠得連走路都很困難。甚至在我們的聖殿裡，物資堆到了平台上——

總統：太棒了。

尼克斯女士：——堆滿了東西，連走廊和房間也都是。現在我們才剛開始整理。

但有人問我：“你打算待多久？”我說，“我打算待到冬天，甚至更長時間，如果可能的話。”因為當你遇到經歷過這樣困難的人——有一位老太太走過來，我問她：“我們能為你做些什麼？”她說：“我不想顯得自私，”但是她說：“我能要杯咖啡嗎？”我遞給她那杯咖啡，她站在那裡，眼淚就這樣流了下來。

她說：“你不知道——這些小事有多重要。”人生中不重要的是那些大事，而是那些小事——而且知道上帝是我們的源泉。我不依賴人，我不需要很多東西。我有二十棵樹倒在我的院子裡，但那不重要。那不重要，因為我想幫助的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上帝是好的。

總統：他非常好。

尼克斯女士：他非常好。

而我的女兒——現在，她的房子真的壞得很嚴重。我會讓她告訴你們那些事情。

總統：好的。

尼克斯女士：但謝謝您，總統。

總統：非常感謝。

尼克斯女士：這是我們的總統。

總統：（笑）

尼克斯女士：我們非常感謝您。

第一夫人：謝謝。謝謝大家。謝謝你們所做的一切。

尼克斯-羅珀：我住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費爾維尤地區，靠近蝙蝠洞湖區，我們的地區受到了重創——它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我——當時我一個人在家，我丈夫留在市區，因為我們照顧一位98歲的老太太，她住在森林裡自己一個人。我告訴他，“就留在她那裡，確保她沒事。”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第一個想法是，“我想去看看我們的路和橋梁情況如何。”

當我走到路和橋那裡時，發現根本沒有路和橋了。所以，你知道，我們像是在一個小島上。我們無法進入主路或任何地方。

然後，第二天消防隊來了，他們說他們要疏散我和我的鄰居，因為會有山崩來襲，他們告訴我要收拾東西準備撤離。

所以，在我收拾東西準備的時候，有人敲門。我以為是消防員。我去開門，站在門口的是我21歲的兒子——他叫內森——他開車開了很遠才到，但他走了五英里，花了很長時間才到達。他告訴我，“媽媽，拿個袋子，我們得走。”我說，“兒子，我無法——我無法徒步走出去。”他說，“不行。”他說，“我們得走。”

所以，我們開始徒步走出去，我看到一個鄰居——她什麼衣服都沒穿。她的皮膚——就像是碎塊一樣。她整個人變成藍色。她曾經——她曾經在水裡。她去哪裡了，我不知道，但——恐怖，這是我能說的。

但當我和我兒子繼續徒步時，我們經過了這個地方——我們叫它克雷格鎮——那裡有很多家族成員去世——大約11個人。而且到處都是人們在尋找他們的親人。到處都有死屍。我的兒子說，“媽媽，你會看到一些你不想看到的東西。”

總之，我們經歷了這一切，但我待在我們教堂的音控室。我和我丈夫就睡在音控室裡，待了幾個月，因為那裡大約有兩個月我們沒有電。

然後我們——我們回去了。我從一開始就一直在與FEMA打交道。

我們社區有大約32戶人家。我們沒有路和橋。我們開車穿過鄰居的土地。我去過緊急醫療服務部門，我說，“看看，我的擔心是，如果這裡發生火災或緊急情況，你們是無法到達的。你們無法將那些大卡車開到這裡。”

我打了很多電話給FEMA。我告訴他們，這是9月27號發生的事，距今已經四個月了。對我們來說，今天仍然是9月27號。你知道，我們還沒有得到幫助。

所以，當我跟FEMA談話時，我解釋了路和橋的情況，他們寄給我一封信，告訴我基本上要自己修理，然後寄上我的收據，他們會退還一些錢。我看到的那座橋，老實

說，橋本身可能就要30萬美元，而修路也差不多，因為我們必須為社區運來大石塊。我們不是富裕的社區，我們無法自己修理。

你知道，就像房屋修理，我的申請還在待處理。我必須先修好路和橋，並提供證明才行。我實在是覺得——這一切簡直是一場噩夢。我完全覺得——我們被遺忘了。

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的美國同胞挺身而出幫助我們，我不知道我們該怎麼辦。我有五個鄰居，完全失去了所有東西。你知道，我的房子有損壞——我不覺得自己應該得到什麼。我甚至感到羞愧去說我需要幫助，因為，你知道——有時候人們甚至說是“倖存者罪惡感”，這是他們所說的。可是你有時候會感到愧疚，甚至對活著感到愧疚，當你看看四周，看到你的鄰居已經不在了。

而且你知道——我們需要幫助。我寫了一封信，打算寄給國會。你知道，“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如果我們得不到FEMA的幫助，那麼你們會幫助我們嗎？你們會站出來成為我們的同胞嗎？你們會成為我們的鄰居，送些東西過來幫助我們嗎？幫助我們重建社區。”

這——我可以繼續說下去。這真的讓人心碎。

我非常感謝你。

總統：謝謝。

你有一個好女兒，對吧？一個好女兒。照顧媽媽。你的兒子一定很棒。

尼克斯-羅珀：我的兒子很棒。

總統：不，他聽起來像是一個真正的領袖，且很聰明。

尼克斯-羅珀：他真的是。爬山——

總統：那如果他沒來接你，你會怎麼樣？

尼克斯-羅珀：我不知道。我——我應該會一直待在那裡，因為我們唯一能做的——那裡根本無法出去。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爬到教堂，第一座教堂大約有三英里遠——去看看，也許能拿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總統：你告訴他，他真的是——

尼克斯-羅珀：——或者是一些——我不知道。

總統：告訴他，他是一個真正的領袖。

尼克斯-羅珀：他是。謝謝您。

總統：聽起來不錯。

那麼，再次，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會在這裡，我們會與我們的國會議員合作，他們會做好工作。麥可·沃特利將會負責，並且你們會完成這項工作。

FEMA已經準備就緒。他們還沒有完成工作，因為拜登並沒有真正告訴他們該做的事。我猜拜登可能在想其他的事情，不是嗎？但他們沒有被告知。

過去政府對北卡羅來納州所做的事情，真是可恥。

所以，我只想祝你們一切順利。我在事件發生後不久來過這裡，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我見過很多糟糕的事情，但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能與我身後的這些人見面，對我來說是一種榮幸，能與我們的國會代表團和一些當地的政治人物在一起，也是一種榮幸。能與麥可·沃特利在我身邊更是榮幸，因為如果他不在這裡，也許我們現在就不會站在這裡做總統了。

他和拉拉——拉拉·川普——作為共和黨的領袖，真是不可思議。所以，他恰好來自北卡羅來納州。我對麥可說，“麥可，解決它。”（笑）所以，祝你好運。祝你好運。

我們會提供你們需要的東西。你們知道的，好嗎？謝謝。

非常感謝大家。非常感謝。

記者：總統先生，沃特利先生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記者：總統先生，我聽到了所有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還有很多地方性團體——

總統：是的。

記者：——他們挺身而出——

總統：是的。

記者：——協助這些家庭。

總統：這正是你聽到的其中一個事情。

記者：有沒有討論過是否將資金——而不是通過FEMA並經過官僚程序——直接給他們？

總統：是的，這正是我想做的。我們希望將資金帶回地方，讓州來處理他們的問題，然後他們可以將資金下放到地方層級，像撒瑪利亞人之心和弗蘭克林那樣，因為那是其中一個比較好的例子。不過，也有很多人做得很棒。你們有一些團體做得非常好，也有一些組織做得很棒。

唯一做得不好的，是政府。他們做得很差。他們在很多方面根本沒做任何事。他們甚至沒有可用。

所以，這是個好問題。答案是：我們要走地方路線。我認為這樣會好得多。

FEMA是一個非常昂貴的機構，實際上並不太有效。它一直都沒有。這並不是唯一的例子。

所以，如果現在由我來決定，我會立刻結束它，讓州來處理這個問題。我的意思是，你總會有問題。讓州來處理——如果是佛羅里達州的颶風，就讓佛羅里達州來處理。他們不需要FEMA來介入。

是的。

記者：你預見沃特利先生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在FEMA內，還是FEMA外？

總統：是的，我預見他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角色。他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麥可·沃特利，是個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和這些人是朋友，也與他們一起工作。讓他們當選對吧？他們必須做得好。否則，不管麥可多麼出色，都不行。但他們做得非常棒。他們非常棒。

你們很幸運。你們這裡有很棒的國會議員——而且——是女性，對了——是一位非常強大的女性。他們會做得很好。他們會一起做。他們會合作，我們會根據需要提供他們需要的資源。我們會協調這一點。

我們將立刻啟動工程隊，麥可，因為你們需要修建道路。你知道，我們在談論橋樑，也在談論道路等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讓它們修好。

好嗎？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非常感謝。

結束時間：1:10 P.M. EST